

博雅经典

菊谱

标致高远，
譬如大人君子，
雍容雅致，
识与不识，
固将见而悦之，
诚未易以妖冶妩媚
为胜也。

章宏伟 主编

宋/刘蒙等 撰

杨波 注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博雅经典

章宏伟 主编

菊 谱

〔宋〕刘 蒙 等 撰

杨 波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谱/(宋)刘蒙等撰;杨波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6
(博雅经典/章宏伟主编)
ISBN 978-7-5348-5101-8

I. ①菊… II. ①刘… ②杨… III. ①菊花—观赏园艺—图谱 IV. ①S682.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2692号

责任编辑 高林如 王建新
责任校对 岳秀霞
装帧设计 曾晶晶

出版发行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5788698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传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640毫米×960毫米)
印 张 14
印 数 1—3 000册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博
雅

Liberal Arts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目 录

导读	1
刘氏菊谱	21
提要	22
谱叙	26
说疑	34
定品	40
龙脑第一/42 新罗第二/44 都胜第三/46 御爱第四/47 玉毬 第五/48 玉铃第六/49 金万铃第七/50 大金铃第八/51 银台 第九/52 棣棠第十/53 蜂铃第十一/54 鹅毛第十二/55 毬子 第十三/56 夏金铃第十四/56 秋金铃第十五/57 金钱第十 六/58 邓州黄第十七/59 蔷薇第十八/60 黄二色第十九/61 甘菊第二十/61 酴醾第二十一/65 玉盆第二十二/66 邓州白 第二十三/67 白菊第二十四/68 银盆第二十五/68 顺圣浅紫 第二十六/70 夏万铃第二十七/71 秋万铃第二十八/72 绣 毬第二十九/73 荔枝第三十/73 垂丝粉红第三十一/74 杨妃 第三十二/75 合蝉第三十三/75 红二色第三十四/76 桃花第 三十五/77	
杂记	79

附录 刘氏菊谱提要	84
史氏菊谱	85
提要	86
序	89
黄	94
白	94
杂色红紫	95
后序	97
附录 史氏菊谱提要	103
范村菊谱	105
提要	106
序	109
黄花	115
白花	121
杂色	126
后序	128
附录 范村菊谱提要	131
高氏菊谱	133
提要	134
序	135
分苗法	137
和土法	138
浇灌法	139

摘苗法	140
删蕊法	141
捕虫法	142
扶植法	144
雨旸法	146
接菊法	147
菊之名品	148
附录 遵生八笺提要	150
黄氏菊谱	151
提要	152
一之贮土	154
二之留种	157
三之分秧	158
四之登盆	160
五之理缉	162
六之护养	163
治菊月令	166
正月/166 二月/166 三月/167 四月/170 五月/172 六月/173	
七月/174 八月/175 九月/176 十月/176 十一月/177	
十二月/177	
周氏菊谱	179
提要	180
一、培根	182
二、分苗	184
三、择本	186

四、摘头	188
五、掐眼	190
六、剔蕊	191
七、扞头	192
八、惜花	193
九、护叶	194
十、灌溉	195
十一、去蠹	197
十二、抑扬	199
十三、拾遗	200
十四、品第	201
十五、名号	205
附录 夷门广牍提要	216

导 读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非常密切，各类典籍中关于植物的记载触目皆是。明代袁宏道《瓶史·好事》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形象地再现了古人爱花成癖的状貌：“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蹙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鳞，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襪，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极其趣，或臭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①清代李渔《闲情偶寄·梅》中记叙其赏梅之兴致：“花时苦寒，即有妻梅之心，当筹寝处之法。否则衾枕不备，露宿为难，乘兴而来者，无不尽兴而返，即求为驴背浩然，不数得也。观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带帐房，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其中多设炉炭，既可致温，复备暖酒之用。此一法也。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此屏不止观梅，是花皆然，可备终岁之用。……此一法也。”^②与上述记载相类似，中国自古就有艺菊、赏菊、品菊、咏菊、画菊的传统，菊花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演变的历史轨迹：无论是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

① [明]袁宏道：《瓶史》卷下，明万历年间周应麟刻本。

② [清]李渔：《闲情偶寄》，王永宽等注解，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重阳佳节的登高饮菊花酒，抑或是建筑、器物、绘画等表现形式对菊花的艺术再造，菊花带给中国人太多的精神文化享受，多愁善感的中国古代文人也赋予菊花很多的人生感悟。

—

汉代以前，菊事活动以艺菊为主，菊花的原始文化内涵突出表现为三大实用功能，即物候、药用和食用功能。两千多年前的《礼记·月令》中，已经有关于菊花的记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这是菊花在物候学上的最早记载，也是菊花最初的文化内涵。晋人周处《风土记》也说菊“生依水边，其华煌煌，霜降之时，唯此草茂盛”。菊花全身都是宝，菊花的药用价值很早就为人所关注。中国古代最早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菊花的药用价值，称白菊花“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利血气”，“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都有关于以菊治病的记载。正如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所云：“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知其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①菊花的食用功能也相传已久。旧题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蜀人多种菊，以苗可入菜，花可入药，园圃悉植之，郊野人采野菊供药肆”。可以这样说，战国以来求仙问药的传说和汉代道教的长生理论赋予了菊花延寿成仙的神奇色彩，重阳节饮菊花酒消灾的习俗丰富了菊花的民俗意义，把菊花酒当作滋补药品或长寿酒相互馈赠的习俗也逐渐沿袭下来。

与其他观赏植物一样，菊花也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一方面，菊花

^①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689 页。

有着从实用功能到审美意义的演变过程。历代文人雅客对花草树木的欣赏癖好，实质上是一种心灵上的审美追求。众所周知的陶渊明爱菊、林逋爱梅、周敦颐爱莲、邵雍甚爱牡丹等行为，都是人们审美追求的生动体现。菊花最早进入古人的审美视野始于屈原，而开创菊花审美内涵并使之定型的是陶渊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有云：“先君《题泗上秋香亭》诗：‘骚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况此霜下杰，清芬绝兰茝。’自渊明妙语一出，世皆师承用之，可谓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①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亦有“自有渊明始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浣溪沙·种梅菊》）之叹。到了唐代，时人重九赏菊、插菊的风气很浓，文人作品中陶菊、东篱菊的意象随处可见，而宋代理学的发展为咏菊文学培育了肥沃的历史土壤，道家返朴守拙、清静淡泊的思想境界也日渐影响着同时期的文学创作，菊花的审美内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的都城开封和杭州种菊、赏菊风气浓厚，大型菊展经常举办。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花卉，菊花是古代文学中常见的题材和意象，借花卉意象来譬喻说理逐渐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手法。唐代罗虬撰文《花九锡》，以古代帝王礼遇臣子的九种最高赏赐来称道鲜花；宋代张翊戏造《花经》，以朝廷九品九命的品级方式为群花划分等级；明代袁宏道著《瓶史》，不但在《花目》、《品第》、《使令》三篇中确定花之次第高下，而且强调花草必须区分主次、搭配适宜，为推动花草由园丁地头到文人案头的发展历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史铸《百菊集谱》中有一段关于唐宋诗中以菊花拟人的精彩评论：“唐宋诗人咏菊罕有以女色为比，其理当然。或有以为比者，唯韩偓叹白菊云：‘正怜香雪披千片，忽讶残霞覆一丛。还似妖姬长年后，酒酣双脸却微红。’此唐人语也。又魏野有菊一绝云：‘正当摇落独芳妍，向晚吟看露泫然。还似六宫人竞怨，几多珠泪湿金钿。’此本朝诗也。愚窃谓菊之为卉，贞秀异常，独能悦茂于风霜摇落之时，人皆爱之，当以贤人君子为比可也。若辄比为女

^① [宋] 史铸：《百菊集谱》，四库全书本。

色，岂不污菊之清致哉！”这种“最终都以高士拟喻的方式为至高归宿”^①的拟人写法，代表着古代咏菊作品的主流审美倾向。

人们对于菊花的审美认知，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关于菊花的不同记载上，如东晋陶渊明诗认为“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南宋史正志《史氏菊谱》说菊“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以枕，酿可以饮”，陆游《老态》诗称“头风便菊枕，足痹倚藤床”，郑思肖《画菊》诗称“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等，都流露出不同时期人们对菊花不同作用的关注。而李渔《闲情偶寄·菊》中，称赞“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药也”，“则菊花之美，非天美也，人美之也”，“予尝观老圃之种菊，而慨然于修士之立身与儒者之治业。使能以种菊之无逸者砺其身心，则焉往而不为圣贤？使能以种菊之有恒者攻吾举业，则何虑其不掇青紫？乃士人爱身爱名之心，终不能如老圃之爱菊，奈何”^②，则是关于菊花文化特征的高度概括。

可以这样说，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菊花的审美认识主要表现在菊花的人格象征功能方面，以屈原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为菊花注入了隐逸内涵和高洁刚贞的品格，奠定了中国菊文化的基础；唐宋时期，人们对菊花的审美认知中体现出鲜明的伦理倾向，菊花与其他花卉意象共同深化了中国花卉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宋元以后，官方与民间并重的菊事活动推动着菊文化的繁荣，菊花成为重阳诗作的重要题材，成为“四君子”题材绘画的重点表现对象，成为插花、盆景等工艺作品中的常见意象。菊花意象凝聚了古人历史文化心理的漫长积淀，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

随着菊花品种的增多和栽种范围的不断扩大，菊花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唐宋以来的大型类书中，先后出现了专门的菊条、菊门

^① 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② [清]李渔：《闲情偶寄》，王永宽等注解，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1页。

等，唐代类书如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徐坚等《初学记》30卷，宋代载有花果草木的类书如佚名《锦绣万花谷》120卷、祝穆《事文类聚》170卷、陈景沂《全芳备祖》58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366卷，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30卷，以及清代康熙年间《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100卷、《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等皇皇巨著中，均有菊花的相关记载。在众多与菊花相关的著作或作品中，菊谱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古代园艺技术的进步，而且成为展示菊花品种丰富多样、姿态绚丽多姿、题材内涵丰富的重要载体。自宋代刘蒙编纂的第一部菊谱问世以来，编纂菊谱者代有人出，尤其以宋、明两代成就最为突出。

二

宋代为花果编纂谱录之风非常兴盛，堪称菊谱编纂的奠基时期。史铸《百菊集谱序》称“万卉蕃庠于大地，唯菊杰立于风霜中，敷华吐芳，出乎其类，所以人皆贵之。至于名公佳士作为谱者凡数家，可谓讨论多矣”。除了僧仲休（一作仲殊）的《越中牡丹花品》，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范成大的《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赵时庚、王学贵的《兰谱》两种，欧阳修、周师厚、陆游的《牡丹谱》三种，刘攽、王观、孔武仲的《芍药谱》三种外，还涌现出众多的专类菊谱。

宋人所编辑的专类菊谱有八种之多，基本属于园艺学的范畴，主要论述了菊花的形态、品种、用途和栽培方法等。宋代的菊谱大多以黄色为贵，以白色为正，以红、紫二色为杂。史铸《百菊集谱》卷三称：“以诸公诗词观之，果见其所谓春菊、夏菊、秋菊、寒菊者也。虽然，此当以开于秋冬者为贵，开于夏者为次，开于春者未必是真菊也。若论其色，亦有差等，菊当以黄为尊，以白为正，以红紫为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亦云：“菊春夏开者，终非其时；有异色者，亦非其正。”刘蒙、史正志、范成大三家菊谱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下文专论，兹不赘述。此处仅就胡

融、马揖、沈竞、文保雍、史铸五家菊谱的作者生平、内容形制、存佚情况等简要加以介绍。

胡融菊谱。胡融，字子化，又字少淪，号四朝老农，宁海（今属浙江）人，终身隐居不仕。著有《图形菊谱》、《土风志》等。南宋庆元二年（1196），胡融与当时的著名文士刘侏、王度、周仲卿、李揆等一同登城外石台山，饮酒作长诗《石台联句》，共38句、488字，一时传为佳话，次年勒石棋坪岩下。该石刻历经800多年风雨，至今仍依稀可辨。刘侏对胡融的才华非常推崇，其《次韵胡少淪题梁王山蟠松诗》末尾几句云：“吁嗟九原相如不可作，飘飘词赋谁摩穹。闾风逸民自愧才力薄，北斗以南唯有四朝之老农。”胡融所编菊谱原本已不可寻，然史铸《百菊集谱》卷五摘录其部分内容，或可窥其一斑。《四库全书总目·百菊集谱提要》谓“其书作于淳祐壬寅，先成五卷；越四年丙午，续得赤城胡融谱，乃移原书第五卷为第六卷，而摭融谱为第五卷。又四年庚戌，更为《补遗》一卷。观其自题，作《补遗》之时，已改名为《菊史》矣。而此仍题《百菊集谱》，岂当时刊板已成，不能更易耶”，其中“五卷即所增胡融谱及栽植事实，附以张栻赋及杜甫诗话一条”。四库全书本《百菊集谱》卷五先后著录有史铸序、胡融菊谱序、菊名（41种）^①、栽植（包括初种、浇灌、摘脑）、事实（征引《岭南异物志》、巴东县将军滩对岸菊花、东坡帖三条），附录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的《菊赋》，并对“杜甫诗以甘菊名石决”之事加以考证，指出：“甘菊一名石决，为其明目去翳，与石决明同功，故吴越间呼为石决，子美所叹正此花耳！而杜、赵二公妄引本草以为决明子，疏矣哉！”^②清代最有影响的杜诗注本之一《钱注杜诗》，曾征引此条笺注杜诗。《百菊集谱》卷五史铸序云：“淳祐丙午中

^① 陆廷灿《艺菊志》记录的胡融菊谱中菊花品种数为43种，与《百菊集谱》所载名称、数量均有出入。

^② 子美所叹：指唐代大诗人杜甫《秋雨叹》诗其一，首、颌两联诗云：“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子美，杜甫字。杜、赵二公：指杜定功和赵子栎，前者详注杜诗，后者是元祐六年进士，官至宝文阁直学士，著有《杜工部诗年谱》一卷。

夏，愚始飭工为此侵梓。越旬余，又得同志陆景昭特携赤城胡融尝于绍熙辛亥岁撰《图形菊谱》二卷以示。所恨得见之晚，不及置于其前。今姑摭其要并序，续为第五卷云。”淳祐丙午，即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绍熙辛亥，即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根据此序所载，则胡融菊谱成书时间较史铸菊谱早了半个世纪。胡融菊谱虽内容不完整，但其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可小觑。

马揖菊谱。马揖，字伯升，南宋建阳（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淳祐壬寅之秋（1242），撰成菊谱。生平事迹略见于史铸《百菊集谱补遗》。据史铸《百菊集谱补遗序》载：“前编始成，愚乃标之为《百菊集谱》。因同里判簿兆伟伯见之，乃哀以假名，曰《菊史》。续又见古人江奎诗有‘他年我若修花史’之句，高疏寮有《竹史》之作，但铸才疏识浅，所愧不足联芳于前贤，乃者物色府察，卢舜举（讳选）录示《黄华传》，近又蒙同志陆景昭假及《蘩先生传》，今故并行校正，列于《补遗》卷端，戏表此编滥有称史之名耳！昔淳祐庚戌岁季春吉旦，愚斋史铸颜甫识。”①《百菊集谱补遗目录》录有邢良享撰《黄华传》、马揖撰《蘩先生传》、杂识、辨疑、诗赋、《晚香堂题咏》、续集句诗、新词、正误9个条目。《百菊集谱补遗》正文首录马揖《晚香堂品类》（自注：此除诸谱重复之名），内列菊花24种，依次为渊明菊、大夫菊、处士菊、三顾菊、黄金盏菊、簇金菊、金箭头菊、金骨朵菊、黄金带菊、银钱菊、玉盘珠菊、玉珑璁菊、伴梅菊、茶菊、松子菊、金陵菊、江阴菊、江阴白菊、献岁菊、四季菊、中秋菊、凤头黄菊、闹蛾儿菊、墨菊。②中间收录《蘩先生传》，作者题为“建阳马揖”，用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菊花的发展源流、地缘特色、逸闻典故、象征意义等。又载《晚香堂题咏》，作者题为“马揖伯升”，分别以“爱菊”、“对菊”、“赏菊”、“友菊”、“茹菊”、“渊明

① [宋]史铸：《百菊集谱》，四库全书本。

② 陆廷灿《艺菊志》中亦辑录有《晚香堂品类》，内列菊品21种，名称与《百菊集谱补遗》所列有所不同，依次为渊明菊、大夫菊、处士菊、三顾菊、黄金盏菊、簇金菊、金箭头、金骨朵、黄金带、玉盘珠、玉珑璁、银钱菊、伴梅菊、茶菊、金陵菊、江阴菊、凤头黄菊、闹蛾儿菊、献岁菊、中秋菊、四季菊等。

菊”、“大夫菊”、“处士菊”、“伴梅菊”、“金钱菊”、“黄金盏菊”、“小金铃菊”、“万铃菊”、“玉盘珠菊”、“茶菊”、“闹蛾儿菊”、“墨菊”、“对菊有感”、“白菊”、“紫菊”为题赋诗一首，并在部分菊花品名下对其形态、大小、颜色、特点简要加以描述，可谓形神兼备。《晚香堂题咏》后有史铸的一段跋语，对马揖菊谱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介绍，堪称了解马揖菊谱的一把钥匙，其跋曰：“铸淳祐壬寅之夏尝序菊谱刊梓，以便夫观览。越数年，忽得《晚香堂百咏》。开卷伏读，则知马君先辈酷爱此花，无日而不以为乐，亦尝作谱于淳祐壬寅之秋。愚昧其诗，立意清新，造语骚雅，体题明白，世所未有也。第愧铸毫拙非才，不足追攀英躅，又不识隐君燕逸何方，与吾乡限隔江山几许里，而获闻贤士君子志同道合如此，登堂拜面，其愿莫遂，实劳我心。今姑摭二十篇附于右，将以益衍其传云。”^①著名词人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居士）曾为建阳县令，并为马揖菊谱作序，其《题建阳马君菊谱》称“建阳马君谱菊得百种，各为之咏”^②，当指史铸所云之《晚香堂百咏》。

沈竟菊谱。沈竟，字庄可，号菊山，南宋孝宗时进士。关于沈竟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分宜（今属江西）人。《正德袁州府志》卷七《科第》载：“沈庄可，号菊山，孝宗时进士，分宜人。”钱志熙《说戴复古的两首诗——五律〈寄沈庄可〉、〈山行〉》一文主此说，对沈庄可生平事迹考证颇详。^③一说吴中（今江苏苏州）人。史铸《百菊集谱序》主此说。史铸距沈竟生活年代不远，其《百菊集谱》中所录其他各谱作者生平事迹及菊谱内容与初刻本极为接近，故而其可信度更高。笔者赞同史铸的吴中说。沈庄可为人颇有风骨，其诗亦有诗骨，与诗人戴复古、乐雷发、郭应祥等多有诗词唱和。《戴复古诗集》卷二载有戴复古与沈庄可交往的两首诗。第一首题作《寄沈庄可》：“无山可种菊，强号菊山人。结

① [宋] 史铸：《百菊集谱》，四库全书本。

② [清] 陆廷灿：《艺菊志》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 钱志熙：《说戴复古的两首诗——五律〈寄沈庄可〉、〈山行〉》，《文史知识》2012年第1期。